



志气歌

杜峻

志气歌

杜 峻

广东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我省青年工人作者杜峻写的一部长篇小说。

作品通过六十年代初期南海之滨一个化工厂的兴建，反映了工业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小说刻画了许雷、梁志浩等先进青年工人和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形象；热情地讴歌了中国工人阶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战胜苏修叛徒集团和国内阶级敌人的破坏，忘我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壮志豪情和英雄气概。

作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较浓，语言也较质朴流畅。

封面设计：罗宗海

志 气 歌

杜 峻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梅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75印张 261,000字

1975年10月第1版 197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册

书号10111·1028 定价0.74元

目 次

一	三个小伙子	1
二	榔头脾气	7
三	有热闹看的	12
四	党委书记的豪兴	16
五	诱人的图画	22
六	真理在两个“小人物”手里	27
七	带窟窿的纸片	32
八	“7号，过来！”	40
九	这手不能放	50
十	新年辩论会	56
十一	木麻黄颂	63
十二	短命的寒流	71
十三	一槌定音	77
十四	他究竟是个什么角色	85
十五	夜话	89
十六	左手和右手	96
十七	发两分光	104
十八	罗杰打架了	111
十九	厨房里的喜剧	116

二十	肯定有文章	121
二十一	主动出击	125
二十二	呐喊与鼓点	128
二十三	心病	135
二十四	阴暗的角落	139
二十五	并不离题	147
二十六	心在同一个点上	155
二十七	夜深沉	163
二十八	大海潮	167
二十九	一刀切不行	173
三十	冤家路窄	177
三十一	月下	185
三十二	海滨垂钓	190
三十三	凉了的鱼汤	198
三十四	强者的秋天	204
三十五	发愤	211
三十六	黎平哪里去了	221
三十七	恶梦	226
三十八	心在流血	232
三十九	问题本来就很尖锐	236
四十	要是列宁同志还在	240
四十一	黄鹂和毒蛇	247
四十二	怵目惊心	253
四十三	采海	261
四十四	苦枷丁	268

四十五	欺人太甚	277
四十六	第三个春天	284
四十七	“在这块土壤上”	297
四十八	天要下雨	308
四十九	一条黑影窜出来	315
五十	会场风波	321
五十一	风火雷动	330
五十二	阵阵涛声	337
五十三	想不到一块	340
五十四	风云突变	346
五十五	明亮的春夜	358
五十六	推土机的遭遇	369
五十七	小将出马	376
五十八	赴约	384
五十九	珍贵的毛巾	390
六十	“好，战斗开始！”	396
	后 记	402

一 三个小伙子

工地指挥部设在一溜搭得很结实的竹棚子里。这里的日日夜夜，人群熙熙攘攘。那些从工段上来的人们，为紧迫的工期焦灼着，有的甚至已经在第一线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往往显得有点急躁。他们来这里要人，要材料，要机械设备，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理由，竭力要证明自己的任务急于星火。他们争论各种问题，经常争辩得脸红脖子粗。但是，在这里，对于我们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建设者们来说，任务和要求可是铁面无情的，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的。党的事业、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任务下来，你申述多少困难都可以，可你得想办法战胜它，任务一定要完成！别看这竹棚里充满了争执、喧嚷，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关系却是这么坦率、这么亲密无间。一些累得要命的人们，有时吵着架也睡着在办公桌上。这时候，人们即使有再大的火气，也会压低说话的声音，让战友得到一会儿宝贵的憩息。而在严峻的关头，他们却又互相支援，一起赴汤蹈火，就象冲向水轮机的激流，奔腾着，撞击着，发出巨大的吼声，共同涌向水轮，一起推动水轮机的转动。

三个小伙子，一阵旋风似的闯进指挥部来。走在最前头

的大高个，叫许雷。跟在后面的那个粗块头，叫罗杰。还有一个身材瘦长的，叫黎平。许雷走到第一张办公桌前，就大大咧咧地问：

“这里谁管事啊？”

小伙子问得没头没脑。坐在办公桌前的一个干部反问道：

“你找谁？”

“找管整个工地的。”

这股冒失劲，使对方不由得仔细地打量他一番。小伙子坚定的眼神是流露着微笑的。对方屈服了，向竹棚深处努努嘴，说：

“陈主任在里面，你去找吧。”

小伙子们往里走去，看见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干部，中等个子，有着南方人结实匀称的身体；国字脸，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浓黑的眉头稍稍沉了一点，显得不那么舒展。许雷一看到他，不禁惊讶起来：这人怪面熟的！再走近两步，他想起来了，高兴得一把拉着罗杰和黎平，压低声音说：

“看，我们的主任是谁？”

“谁？”

“忘啦？在技工学校给我们讲过战斗故事的那位首长呀！”

“呵，陈部长！”黎平说。

“对，叫陈立伟！”罗杰也认出来了。

陈立伟正和两个人谈话，小伙子们不便打扰，便站在一旁等候。那站着和陈立伟说话的人约莫三十五岁，北方口音，

工人打扮，膀大腰粗，个子魁梧；宽脸膛，粗短的扫帚眉，一脸黑麻麻的络腮胡茬，很有几分猛张飞的神气。另一个坐在椅子上的人，很瘦，长脸，厚嘴唇，背有点驼，穿一身旧军装，裤腿卷得老高，象刚从工地上来的模样。这人比络腮胡子大三两岁。络腮胡子正站在陈立伟跟前，右手的大拳头按在桌面上，左手比划着说：

“陈主任，铁路工程大会战的动员会，已经开过了一个星期，支援的人还拉不上工地，办公室这样办事，岂不成了没添煤的火车头！”

那瘦子倒不象络腮胡子那样性急。他一边卷烟，一边不紧不慢地说：

“火车头不添煤就得误点。国庆节前土方工程完不成，明年第一季度就别想通车！”

这话很灵验。陈立伟坐不稳了。他站起来，背剪着手，绕着办公桌走了一圈才说：

“你们可以来个孙悟空大闹天宫，但是，如果在工期间题上讨价还价，这个跟斗就翻出线啦！可别忘了，我也可以当个‘如来佛’！”他摊开手掌，又一把攥拢起来，神态坚决地撇了撇嘴唇。

“对，工期没说的！可现在，你这烧结了疤的炉子，先得给几榔头，捅开炉底，来个通风升温！”

“哈哈！老杨，你真是把钢榔头！”陈立伟搔着后脑勺，满意地笑起来。接着，他无可奈何地皱皱眉头，说：“好，你这榔头的脾气，爱发作就来几下吧！”

“陈主任，老杨这钢榔头，别说来几下，就是往脑瓜上

轻轻一碰，也要长出座小山包来呀！”瘦子喷着烟，眯缝着眼睛说道。

罗杰在一旁听这几个人讲得有趣，不禁举手摸摸脑袋，接上一句说：

“头上长座小山包？不变成狮头鹅了！”

“哈哈……”

随着大伙一阵笑声，陈立伟这才注意到三个小伙子，便问：

“你们几个找谁？”

“找你，首长！”三个小伙子响亮地齐声回答。

“啧啧，好神气！”陈立伟向络腮胡子老杨开玩笑地说：“老杨，说不定又是几个榔头！”

“我们早认识你啦！”许雷兴奋地说。

“我倒是头一回看见你们。”陈立伟愣住了。

“陈主任，我们在技工学校听你讲过解放这城市的战斗故事。”许雷的眼睛扑闪着，显得很激动。

“哦，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你还记得？”

“记得！记得！”

陈立伟怎么能忘记呢！一九四九年冬天，他是南路游击队的支队副司令员。在配合南下大军，解放这座城市，攻打伪市府大楼的战斗中，他右手还负了伤。他也记得，几年前曾经给技工学校的学生讲过战斗故事。当时，他讲得有多么动感情呵！三个小伙子勾起了他的回忆。他问：

“那时候，你们也在听么？”

“我们都在听！”罗杰说。

“你们是同学，好哇！几年前的学生哥，现在当工人啦！”

“陈主任，我们是来请求任务的！”许雷说。

“请求任务？”陈立伟惊讶地问。

“去年，我们刚报到，就被派去北方老厂学习了，今天才回来。当时，这里还是一片荒滩；现在，咳，多热闹！跃进化工厂的牌子也挂起来啦。陈主任，你们大伙作了多少工作！我们今天回来，只看着别人忙，象话吗？”许雷说。

“给我们个艰巨任务，干个痛快吧！”罗杰的胸中象揣着一团火，他扇着敞开的工装说。

“陈主任，我们在北方老厂学了这一年多，谁不争着‘试车’呀！”黎平说。

“对！还有二百米以上的高速切削！”许雷补充道。

真是榔头！三个小伙子说话叮叮当当。陈立伟被闹得脑瓜子嗡嗡直响。他说：

“闲不住你们！劳动工资科会给你们安排的。”

“哎！这现成的劳动力，你就往铁路工地上派呗！”络腮胡子老杨对这几个小伙子显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场要人。接着，他问小伙子们：“上铁路工地挑土方去，干不干？”

“是不是你们刚才说的大会战？”

“那还用说！”瘦子替老杨作了回答。

原来他们两个，一个是铁路工地主任，叫杨振忠；一个是在铁路工地上蹲点的基建科副科长，叫赖永弘。铁路工程是当前建厂的重点，大型设备需要铺设铁路运进来。他们找

陈立伟，正是来催促给人支援铁路工程。许雷一听说是参加会战，手一甩，拍拍胸膛，就说：

“干！挑两百斤随便，三百斤也可以试试！”

黎平听说挑土方，眉头一皱，拿手肘捅了捅许雷。

“你是钳工，我们俩是车工呀！”

“大会战嘛，管他什么工！骑兵没有马的时候，不一样可以当步兵！”许雷说。

赖永弘听了，马上说：

“够威风！是摆擂台比武的料！”

“不，应当说是推土机的料！你看吧，他们准给铁路工地推走一座小山丘！”杨振忠纠正了赖永弘的话，又说：“小伙子，这条铁路是我们自力更生修建的。大型设备急着调运进厂，时间紧，任务重，就靠我们一人一双手呀！”

“杨师傅，我们正要找个地方摔打摔打哩！”许雷说话毫不含糊。

杨振忠越发喜欢这些小伙子了。他走过来，在这几个年轻人身上捶一拳，捏一把，完全满意地称赞道：

“唔，没错，红旗牌推土机！”

“杨师傅，刚才陈主任不是在说榔头吗？我们就是喜欢榔头！多硬的钢铁，烧红了，榔头也能把它锻出个模样来！”许雷说。

陈立伟一听，笑了笑说：

“榔头！榔头！老杨，大榔头、小榔头，你们凑到一块，够热闹啦！”

“哈哈……”杨振忠脖子一仰，太声笑了起来。

二 榔头脾气

跃进化工厂座落在海边一片宽阔的盐碱地旁。筑铁路，首先要在开阔的盐碱地上，垒起几里长的一条大坝般的路基。

新来铁路工地的工人，编成一个排，由许雷当排长，罗杰和黎平都是班长。

罗杰只穿一条球裤，光着膀子干。许雷穿着白背心。干了半天活，两人的肩膀和手臂都晒红了。中午下班，大家拉车回铁路工地指挥部。杨振忠看见他俩，就说：

“下午都不准光膀子了，要晒出水泡的！”

“杨师傅，晒出几个水泡怕什么，脱两层皮也不碍事呢！”许雷风趣地说。

“要是晒成个黑铁塔，那才象模象样哩！”罗杰的肤色本来就黑，所以他支持许雷的观点。

“你还嫌自己不够黑呀？我的老天爷！”杨振忠说。

“你们再不听指挥，我就……”

杨振忠想吓唬他们一下，谁知话没说完，许雷和罗杰就异口同声说：

“……就开除！是吗？哈哈！”接着一阵大笑。

杨振忠拿小伙子们没办法，便认真地说：

“我就打发你们和小姑娘一起补箩筐去！”他觉得跟这伙年轻人在一起，自己似乎也一下子年轻了许多。

下午上班，排里多了一个新脚色。他就是未满十七岁的小学徒陈超。

这小学徒，是陈立伟的儿子，身材瘦长，连脖子也显得特别长；一头赤褐色的细软头发剪得短短的。陈立伟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因此对他疼爱得很，总希望他读完高中再上大学。可是，陈超到升高中考试那天，却偷偷跑到厂里劳动工资科来，缠着要科长收他当学徒。当时厂里缺人，名额招不满，也就给他办了手续。陈超早就被工地的沸腾生活迷住了，脚手架啦，电焊的弧光啦，推土机啦，这些都叫他感到新奇而有趣。特别是工地上的建设者们，把一片荒滩变成了宏伟壮丽的工地。陈超想：这是多么神奇的力量啊！

到了铁路工地，他很快喜欢上了杨振忠和许雷。这时候，他也学许雷只穿着裤衩、背心，戴了一顶小草帽。他问许雷：

“象你不？”

许雷微笑着。

罗杰打量着陈超说道：“你这么瘦，怎么会象他呢？还得锻炼锻炼。”

陈超说：“我就是来锻炼的！”

许雷高兴地道：“来吧！我们一起为铁路通车流一身大汗！”

三个人一阵风似地把小车推跑了。

两天以后，许雷、罗杰和陈超的背上，都晒出了水泡。那一簇簇小水泡象是被开水烫出来似的，他们感到背上火辣辣，夜里睡觉都挨不得床。但这时候工地上劳动力剧增，取土面积小，人力展不开，小伙子们一个个心里都火燎般焦急，许雷哪管得背上水泡的疼痛。两天来，他在琢磨这个难题。他考察了地形，看中了路基西边几百米外的一个山丘，想在那里打主意，便通知各班长晚饭后一起看看去。

夕阳已西沉到群山背后。西边天脚一片橘红色的晚霞，仿佛是一洼沉积着的白炽的钢水。玫瑰红色的火烧云，仿佛就是从这洼钢水上升腾起来的一团团火焰，漫卷着大半个天空；鲜红的云彩向东边天上逐渐暗淡下去，变成了一片模模糊糊的紫色，最后在东方的大海上空慢慢消褪了。盐碱地里那镜子般的一洼洼积水，倒映着色彩斑斓的云影。这盛夏的黄昏，真象是一个金黄色的透亮的世界！

许雷上了小山丘，对大家说：

“我们来研究一个方案，从这小山丘取泥！”

人们的眼光，都投向横在前方的路基上。从这山丘上取泥？中间是低陷下去的一片水田，田里是一片快要黄熟的稻谷。人们的眼光又自然而然地顺着路基，想寻找一条比较宽敞的通路。结果是：只有河堤边一条仅仅能容下一部手推车的小路，而且，它还绕了足足三、四里路的一个大弯。为了修筑路基，附近的山坡山丘都搬得差不多了。这个小山丘能完整地保存着，就是因为没有通路。有人情不自禁地问：

“哪来的路呀？”

许雷答道：“我设想，从这里架钢缆过去，搞空中运

输。这边坡地上，有一片阔叶桉树，可以直接扎钢缆，路基那头，我们可以搭支架，大家看行吗？”

“对！好点子！”罗杰一挥手，兴奋地说。

有人接着说：“山丘地势高，路基地势低，架上钢缆，滑轮上挂上一车车泥，靠自身的重量滑行，就可以呼呼地过去了，毫不费劲。”

这个排都是机械工，一说架钢缆，大家心里就明白了，便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情绪很高。

许雷忽然提出一道难题：“自动溜过去不成，这么猛的劲，连车带土不会撞个粉身碎骨？”

罗杰一愣，皱着眉头说：

“这可怎么好？”

“我想把钢缆架平，在路基那边安一个滑轮组，用人力拉。我们这伙人，车工刨工样样全，组织一个青年突击队，借机修车间的设备，加几个夜班，就可以搞出来。”许雷一解释，大家又活跃起来。许雷掏出纸笔，招呼大家围拢在一起，就地边研究，边绘草图。

这时候，忽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我加个意见……”

大家仰头一看，是杨振忠。不知什么时候，他已弓着身子，站在人群背后。

“杨主任！”大家不约而同地招呼他。

“我看，用薄铁皮焊一批方箱，箱底可以打开、关闭，用它运泥。对面路基上，手推车在钢缆下等着，方箱一到，活门一开，泥就卸到车上运走，这不挺好吗？”

“领导支持，就更好办了！”许雷高兴地说。

大伙热烈地讨论了一阵，把方案定下来以后，天色已经晚了。西天的火烧云已经被晚风吹散。刚才那光彩迷人的晚霞，这时只剩下一抹碧绿和橙红相间的暮霭，飘浮在太阳落山正在隐没下去的天际。

在回家路上，杨振忠提议跟许雷一起去找许雷的爸爸许世松，因为他是厂里出名的老师傅，他完全可以为这条设计中的空中运输线出一些好点子。

两人沐着苍茫的暮色，并肩走着。杨振忠沉实有力的脚步，使许雷听起来觉得好象是一部锻锤，在锤击着大地，便问：

“杨师傅，什么叫榔头脾气呢？”

“哈！你倒好记性！我们北方人，叫手锤作榔头嘛！”杨振忠是从东北的老化工厂调来南方支援新厂的。他在老厂是一个保全工出身的车间副主任。解放前，他当过铁路养路工。来到这里，厂党委分配他担任铁路工程的领导工作。

“这个我知道。”许雷说。

“那你讲讲，我们工人为什么喜欢榔头？”

“榔头是工人阶级的象征嘛！”

“对了！我们对付钢铁离不开榔头，对付旧传统观念，对付阶级敌人，不也需要榔头么！”

“我懂啦！我懂啦！榔头脾气，就是爱敲打！”

“小伙子，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挑硬的打！”杨振忠越发喜欢身边这个榔头式的年轻人了。